

□杨雯璃

## 从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控制论” 浅析媒介的意识形态属性

###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论”

法兰克福学派,堪称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其核心就是“批判精神”和“批判意识”。什么是批判?这个概念众说纷纭,其自身也没有一个确切定义。从“批判”本身来看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思想层面的批判,康德“三大批判”<sup>①</sup>在这个层面上树立了一个颇有成就的典范;另一个是现实层面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虽不局限于这个层面,但是这个学派的成就尤其是媒介批判研究的成就还是在于现实层面上。在现实层面上,法兰克福学派从两个方面展开对媒介的批判研究:一个是社会批判,主要是大众文化批判;另一个是国家批判,侧重于意识形态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大众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形成了他们的媒介控制思想。“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媒介已成为意识形态,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通过传播上的操纵和欺骗,大众媒介不仅极为有效地清除了社会文化的否定性,甚至系统地清除了孕育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最终造就单向度的人和社会”。<sup>②</sup>

国家控制媒介,进而通过媒介控制社会,而实质上媒介本身就是国家控制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便是法兰克福学

派媒介控制思想的核心。但他们似乎在提出问题后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马尔库塞曾经宣称:“社会批判理论并不能拥有弥合现在与未来的裂缝的概念,不做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他只是否定。”<sup>③</sup>可见,“本能革命”也解决不了问题,“媒介控制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在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中抱着悲观绝望的态度,为了否定而否定,为了批判而批判。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控制思想的观点,科技越是发达,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统治就越强。因此在所谓“地球村”、“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统治也只能是越来越加强。对此,法兰克福学派忧心忡忡,更加没有了出路。所以试图从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控制思想出发去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死胡同。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解决媒介控制思想提出的问题,而是要在思想上重新确立对媒介控制的认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其提出来的问题,从媒介的发展、本质和笔者对媒介属性的几个认识出发,尝试从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控制论”的死胡同里走出来。

### 二、媒介发展的认识

“信息交流是人类的天性”。<sup>④</sup>人类经历了四个传播时

它不同于一般记忆型的理论课程,它要结合音乐表演技能的学习,要了解与民族音乐有关的多学科的文化背景,进而还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创作实践,是集音乐审美、理论分析、创作实践为一体的多能力、综合性理论课程。因而教师应精心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内容和形式,并使其具备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之特点,并且在组织实施过程中贯穿渗透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科学的教学方法,不断地推进本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009b375)

注释:

① 详见陈新风撰写的《以科学发展展现指导的师范性——编写〈中国民族音乐〉有感》一文,系2009年4月安徽师大音乐学院开展的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必修课

程培训”的交流发言。

参考文献:

- [1] 王耀华主编:《中国民族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
- [2] 王耀华主编:《高师音乐教育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3] 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
- [4] 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普通高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中国民族音乐〉教学指导纲要》。
- [5] 姜仁武:《浅论民族音乐在高师教学中的地位》,《中国音乐》,2003年第4期。
- [6] 张天彤:《高师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传承——关于高师民族音乐教学的现状调查与对策》,《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1期。

(作者单位:襄樊学院音乐学院)

责任编辑:尹文线

代;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而在当前,一个被称之为“数字传播”的时代也已降临。无论媒介如何发展,人类最基本的传播媒介形式是不可能改变的,这就是通过直接诉诸于人的感觉器官来传达信息的传播媒介形式。

被誉为“传播学奠基人”的威尔伯·施拉姆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因此有必要明确“媒介”包含的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信息载体,直接诉诸于人的感觉器官;二是传播渠道,信息载体由人的感觉器官出发,最终归于人的感觉器官中间的这样一个过程。

### 三、媒介的客观中立性和对强权的依附性

利用媒介传递信息首先是人的一种本能,既然是一种本能,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权利,所谓“言论自由”的权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本能。其次,从媒介的两个涵义——信息载体和传播渠道来看,媒介是一种客观存在。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即意识形态。他们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科技即意识形态。”在他们眼中,国家通过科技的提高更容易地控制了媒介,从而进一步控制了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实际上是带着强烈的批判精神过分强调了媒介的一个方面,即媒介被国家机器所控制。个体的人具有传递信息的本能或者权利,可以利用媒介这种客观存在得以实现。同样当个体聚集成为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时候,也具有这种本能或者说权利,也可以利用媒介这种客观存在。法兰克福学派所强调的是国家机器利用和控制媒介的这个方面,而忽视甚至否认个人、团体、社会对媒介的利用。

科技的进步(至少是影像技术方面的进步)促使了民主化,促进国家机器对媒介的控制有了某种程度的放松。在法兰克福学派眼里,科技是有“原罪”的,因此媒介也是有“原罪”的,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媒介的罪孽是越来越深重的,因为科技进步越大,国家机器对媒介的控制就越强,对被统治阶级的控制也就越强。

科技的进步促使非国家机器的个人和组织通过媒介的力量来反抗国家机器的控制,而且发生了与国家机器的暴力工具军队产生对抗的情况。从这一点上我们肯定科技的进步对非国家机器的个人和组织产生的正面影响,对民主化的促进作用。然而从宏观上来看,科技的进步并不一定能够成为国家机器加强对媒介控制的原因,当然在局部微观上可能会有这种效果,譬如国家机器可以通过科技的进步更好地发挥媒介的力量宣传意识形态,但是非国家机器的个人、组织也同样可以利用科技的进步的媒介的发展来宣传反抗国家机器的言论。说到底,这是由媒介在本质上的客观中立性所决定的,它可以延伸任何人的嘴巴,它的任何一端——个人也好,组织也好,国家机器也好——都具有发声的本能和权利,声称“媒介即意识形态”未免有些偏激。

媒介虽然在本质上是客观中立的,任何个人、组织乃至国家机器都可以利用它,但是在利用的过程中的确存在“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媒介对强权的依附性。

### 四、什么是控制媒介

法兰克福学认为,媒介由国家所控制,而且媒介即是意识形态,或者说媒介是国家使意识形态合法化、使统治合法化的工具。首先应该明确,法兰克福学派在这里对“国家”的定义是狭义上的,即国家统治机器。其次要知道,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带有感情色彩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多诺认为,“意识形态不真实,是虚假意识,是谎言”。弗洛姆则认为,“就这些合理化了的意识形态具有掩盖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真正动机而言,这些意识形态又是谎言”。<sup>①</sup>实际上意识形态是“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sup>②</sup>就其本身来说是一个中性的词语。统治者通过意识形态进行统治,而社会因为意识形态而接受统治,获得一种相对合理、相对稳定的秩序。秩序的涵义是多方面的,不仅局限于社会秩序,还有譬如文化秩序、思想秩序、道德秩序等。

综上所述,与其说媒介是受国家的控制,不如说是受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其说受意识形态的控制,不如说是受秩序的控制。国家作为维持统治秩序的工具,也必然参与到对媒介的控制中来,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论”所看到的只是一个表面,而国家控制媒介(实际上包括任何形式的媒介控制)的本质实际上是秩序控制媒介。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媒介不仅极为有效地清除了社会文化的否定性,甚至系统地清除了孕育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最终造就单向度的人和社会。他们以非常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这个现象,但是没有认识到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之所以出现“单向度的人和社会”,正是因为秩序的整合,在这个整合过程中,任何反秩序的否定性因素都通过“媒介的调和”而遭到清除。值得注意的是,遭到清除的原因不是媒介,而是“反秩序”。在一个稳定而有秩序的社会里,犯罪的思想和行为是要遭到舆论、法律清除的,但清除的原因并不能归结于媒介和法律,因为它们只是手段,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犯罪的思想和行为破坏了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法兰克福学派的局限就在于,将手段归结为了原因。

#### 注释:

① 康德“三大批判”,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

② 邵培仁、章东轶:《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1期。

③ (德)马尔库塞著,张峰等译:《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④ 宋杰:《视听媒介的本性及其社会功能》,《银色梦境中的沉思——宋杰影视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 (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作者单位: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责任编辑:高山湖